

臺灣青少年小說巡禮第四回

《天鷹翱翔》

王宇清 ◎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博士生

壹、前言

《天鷹翱翔》於1984年獲得第十一屆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少年小說類的首獎；從這部作品開始，作者李潼接連獲得該獎項第十二、十三屆首獎。《天鷹翱翔》是李潼創作中篇以上小說獲得肯定的開始，具有創作生涯里程碑的意義（注1）。

李潼為臺灣當代最重要的少年小說作家，殆無疑義。他全心投注於拓展少年小說作品的深度，無論在題材上或技法上皆有所突破，加上具有深厚的散文基底，文字優美細緻，為臺灣青少年小說樹立了典範。

以下，且讓我們共同回味這部以罕見題材——「飛行競賽」為主題的作品。

貳、《天鷹翱翔》簡介

《天鷹翱翔》講述兩位小學生阿龍與小彬與為了獲得比賽獎金，以購買一架新的遙控飛機，而加入了一個名為「天鷹」的遙控飛機飛行俱樂部。「天鷹翱翔」的領導者是一名神秘莫測的男子「陳教練」。「基本功」與「紀律」，是陳教練最重視的核心價值；然而阿龍與小彬憑藉本身有的飛行技術，加上目的只是為了獲得獎金，因此並無心也無意融入。後來在比賽的過程中，由於兩人的自大輕率而導致團隊陷入了危機。然而阿龍與小彬在過程中目睹了其他成員無私的齊心合作，因此領悟了「天鷹」的精神所在。

參、《天鷹翱翔》文本分析

一、獨特的題材與生動的呈現

首先，李潼採用了「遙控飛機」這個於80年代臺灣仍十分「新潮」的「玩具」。就筆者記憶所及，當時的遙控飛機動輒數萬元，是一般兒童無法擁有的「夢幻寶物」。如同故事中的兩位少年主角，他們同樣也是費盡了努力，才能合買了一臺屬於他們自己的遙控飛機。對於大多數的男孩來說，遙控飛機充滿了想像空間，李潼利用了這一點，轉化成這部作品的魅力核心。

遙控飛機不只是玩具，更講求精確的操作技術，這或許是眾所周知的事；然而，如何將操縱遙控飛機的過程，當成小說的重點，在眾多章節中仍得保持鮮活，卻需要豐富的想像力和表





達能力；作者對於遙控飛機的描寫，顯然煞費苦心。若不是作者本身平時便有此愛好，則必然下了不少功夫進行取材，而李潼深厚的修辭能力在這部難度甚高的小說中展露無疑。故事裡將遙控飛機的操作、飛機本身的動作、競技者本身的身心狀態，甚至競技團隊之間的微妙關係，全都表現得生動入微。

二、充分掌握競賽類型的主題與結構

「競賽」，是《天鷹翱翔》的一個重要的主題，在青少年小說亦為常見。不過，值得讀者特別注意的是，在早期臺灣青少年小說的發展歷史中，《天鷹翱翔》是此類主題的先驅。

「競賽」類型的故事，通常具有幾項特色：得勝的目的、努力的練習、挫折的過程、驚險的比賽，以及勝利的喜悅。由於這些特質特別容易牽動讀者的情緒，別具戲劇性與娛樂效果，組合成了「競賽」題材歷久不衰的「勝利方程式」，是以我們在暢銷漫畫、電影等廣受兒童與青少年喜愛的通俗媒體中，最容易看到這樣的主题。

《天鷹翱翔》中，我們也可以觀察到這樣的過程；作者顯然善於捕捉少年兒童的口味，主角兩人追逐勝利與獎金的過程，可謂高潮迭起。而作者透過書寫技巧，來避免這種公式化的過程的呆板，同時賦予新意。他讓兩位主角的身分認同問題成為劇情轉折的樞紐——從抗拒自己所屬的團體，到代表這個團體出賽，最後認同這個團體，微妙的心理變化，使得整個故事的過程除了競賽的骨幹之外，更多了具有深刻意義的靈魂。

三、鮮明的角色塑造

書中兩位少年主角阿龍和小彬，具備「少年漫畫」主角般的魅力特色：熱情、略帶叛逆，卻心地善良。他們有理想和目標，也有努力和行動，只是，他們的獨立帶來了叛逆，自信帶來了驕傲，讓他們像是兩匹野狼，難以融入人群，也不服從管教。更特別的是，兩個主角或許是整部小說裏面最接近「反派」的人物。作者特意賦予他們孤傲的性格，對其他人也不甚友善，甚至比之外地前來比賽的敵隊，都不比兩人更具反派的特質，營造出獨特的個性。

另一方面，除了從少年對遙控飛機的渴望與想像進行拓展，李潼同時還塑造了一個高深莫測的團體——「天鷹飛行俱樂部」。在李潼的塑造下，這個飛行俱樂部，顯得神秘又高貴，彷彿某種神聖的英雄團體。這讓筆者又聯想到不少暢銷漫畫中的情節——主角通過了種種考驗，成為英雄團體的成員，並且和其他的英雄並肩作戰。而這個團體，通常有一位深不可測、睿智的領導者。天鷹俱樂部的領導者「陳教練」，正具備了這些特質，成功營造了一個具有魅力的團隊。

四、內在心靈成長的鋪陳

雖是一部競賽題材的小說，作者卻沒有將故事的焦點全然集中於外在榮耀的追求——贏得遙控飛機大賽，得到獎金後購買新的遙控飛機——反而更著眼於少年內在的心靈成長——懂得謙虛、團隊合作的可貴。

加入天鷹飛行俱樂部，原本只是兩人獲得參賽資格的手段，但實際上從兩人「表面性地加入」到「實際地融入」俱樂部，卻是一段漫長的門檻跨越。兩人初期的不合群、不守紀律，最後卻在與對手團隊競爭時，體悟了團隊合作的重要性。整個追求外在榮耀的過程，其實是爲了主角們內在成長所鋪陳。

更重要的是，這樣的心靈成長並不流於說教，而本應緊張刺激的競賽過程也完整呈現，是值得讀者欣賞之處。

肆、思考延伸

一、角色設定的迷思

《天鷹翱翔》似乎具備了吸引讀者的許多重要特質：具有吸引力的主題、熱情、叛逆卻善良的魅力角色。

有些可惜的是，阿龍和小彬兩個角色，僅強調了兩人默契十足、一心同體；儘管呈現了性格上共有的鮮明特徵，但無論在外表或行爲舉止，較缺乏入微的刻畫，以致缺乏兩人各自細膩的個性描述，殊爲可惜。甚至若能進一步加入兩人間差異所造成的衝突，故事必更加精采。

而「陳教練」，身兼嚴格的教育者與溫柔的守護者，擔任主角的「啓蒙導師」。他自身高尚的行爲操守、謙虛自持的態度，以實際的身教來感化叛逆的主角們。這樣的「啓蒙導師」，成爲李潼小說中的典型人物，出現在許多作品中。單就一部作品而言，只要角色能發揮它在故事中應有的敘事功能，便是塑造成功；然而站在對優秀作品的高度要求，若角色成爲一種易於辨識的典型角色，可能就是作者必須要思考並力求突破的問題了。

二、角色全爲男性的小說

細心的讀者或許會發現，這部小說裡面沒有出現任何女性角色——換句話說，這是一本少見全以男性爲角色的小說。或許又有一些讀者將會質疑，角色的性別對於故事的本質會產生任何的影響嗎？

無關「好」或「壞」，端看作者想要表達的故事精神爲何。小說中，天鷹俱樂部彷彿一個小型的軍事單位，紀律嚴明；教練的不苟言笑、成員的服從紀律，都營造出濃厚的陽剛氣息，而準備比賽與參與競賽過程的緊湊而直接；無複雜鋪陳的結構、單一的劇情高潮，也讓這部小說的結構，充滿了陽剛特質。

此外，閱讀小說中的「性別」議題，還可以從讀者的角度進行探索。男性讀者和女性讀者，在閱讀《天鷹翱翔》時，感受是否有明顯的差異？喜愛的程度會不會有所差異？原因爲何？都是十分有趣的觀察。值得有心的讀者進行探討。

三、校園外的成長故事

儘管「校園」題材幾乎成爲許多臺灣青少年寫實小說的主要核心，但這個現象事實上反應





了一些青少年寫實小說的問題。校園生活固然是少年的生活重心，但過多此類型的題材，總讓人對臺灣青少年小說創作向度的窄化感到惋惜與憂心。

這是值得寫作者思考的問題。校園當然是一個好題材，但站在創作者的立場，我們能不能跳脫這個框框，追求創新呢？就如同我們之前談過早期臺灣的青少年小說，總具有濃厚的「苦兒」、「尋母」色彩，除了在既有的題材中求變化，避開窠臼，甚至開能夠創新的格局，《天鷹翱翔》便是一個良好的示範。

《天鷹翱翔》中，與校園有關的事件，只出現於描述阿龍和小彬因不得已，得要向班上家境較富裕的同學借遙控飛機的事件，其餘皆發生在校園外。不知李潼是刻意抑或無心，讓主角避開了呆板的學童形象，也使《天鷹翱翔》擁有獨特的個性。

曾有論者以空間的轉移概念，對《天鷹翱翔》進行深論（注2）。此一觀念主要延伸自法國學者傅柯的論點，認為空間是一種權力的轉化；而透過不同空間的轉移，能夠呈現小說主體與權力之間的關係，呈現主體的變化。這個分析向度，將《天鷹翱翔》詮釋得更具深度；我們因此能夠觀察到，作品中藉由兩次空間的轉換，細膩地鋪排出少年的成長。

第一次，兩位主角走出校園，來到位於荒郊野外的天鷹俱樂部。他們除了要面對陌生環境的適應問題，同時亦要面對自己加入新團體的身分轉換；他們不再是同學眼中的高手，而是新入會的菜鳥。儘管他們對自己的技藝充滿自信，卻沒有受到認同與肯定。新的環境帶來新的規約，這些規約雖是屬新的權力運行的空間（教練的要求與規範），不是給少年無理的、強制的馴化，卻是一種心靈上的磨練。

第二次的空間轉移更加微妙，從俱樂部轉換到激烈的競賽場域。兩人在對俱樂部尚無認同，自以為是而導致飛機墜毀而讓俱樂部陷入危機之際，不僅沒有受到責難，反而獲得其他俱樂部成員無私的協助；這次的經歷讓兩人心靈深受撼動，因而在受助而完成精湛演出之後，兩人要「重新入會」、「再宣誓一次，這次真心真意」（注3）

誠如論者陳素玲所言，主角兩人若非離開制式教育規範的空間，可能便沒有機會獲得這個寶貴的經驗。第一次入會，僅因功利性的目的而加入，而無認同感；第二次再入會，象徵兩人的心靈獲得成長，跨進另一個層次，彷彿歷經了一種成長的「儀式」（注4）。外在的環境與內心的轉折上的精緻處理，值得讀者細細欣賞。

伍、結語

《天鷹翱翔》雖是李潼較為早期的作品，但從上述的討論中，我們不難發現，這部作品的確有其獨特的成就。而相較於後來李潼的諸多作品，《天鷹翱翔》等早期的作品有著更為純真、直接的故事。誠如張子樟教授的觀察，這些作品在李潼的創作中別具意義：

李潼曾連續三年（1985-1987）得到「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」的少年小說獎頭獎。他那時三十剛過，創作慾強，人物刻畫與情節安排尚未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，然而不論《天鷹翱

翔》、《順風耳的新香爐》或《再見天人菊》都給我們一種清新的感覺，雖然部分文字與布局顯得有點生澀，但故事中的角色就生活在我們周遭，與我們同進同出，小讀者在細讀後，極可能會有認同、頓悟或移情的作用。這三本以規規矩矩的方式書寫，不玩弄技巧，反而受到許多小讀者的歡迎。（注5）

當然，李潼小說成就有目共睹。無論從這些早期直接而清新動人的故事，到日後對於形式技巧的探索與開拓，李潼的小說展現了強烈的企圖心和豐富的光譜。《天鷹翱翔》不僅是李潼創作的新里程碑，同時也是臺灣青少年小說重要階段的展開。

注釋

1. 第十二、十三屆的得獎作品分別是〈順風耳的新香爐〉、〈再見天人菊〉。
2. 陳素玲（2008）。論李潼少年小說中的成長主題——以《天鷹翱翔》、《順風耳的新香爐》、《再見天人菊》為例。未出版之碩士論文，國立中正大學，高雄市。
3. 李潼（2001）。天鷹翱翔。臺北市：民生報。頁135。
4. 同注2。頁41-42。
5. 張子樟（2007，12月）。在內容與形式之間擺盪——檢視李潼作品的另一種角度。全國新書資訊月刊，108，頁6。

延伸閱讀

1. 李潼（2011）。順風耳的新香爐。臺北市：聯經。
2. 李潼（2011）。再見天人菊。臺北市：聯經。

